



王國維 | 陳寅恪 | 魯迅 | 陳獨秀 | 周作人 | 胡適 | 蔡元培

士林的沒落

——革命時代的知識人

周言 著

人物與歷史，就在這樣的順延中完成傳承。

我寫下這些文字，意在反省中國百年以來悲劇種種之根源。

人物在歷史中的浮沉，歷史在人物中的書寫，

都是我對於歷史，尤其是這一段讓我痛感加身的革命時代，

始終懷有崇敬之心和悲憫之心的由來。

ISBN 978-986-221-751-1



9 789862 217511 00340

建議分類 史地傳記/歷史



01465697

近代中國研究有兩大明顯的弊端，其一是甘為意識形態工具，其二是自我設禁，視野狹窄。周言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的勇氣，梳理前人忽視的史料和話題，得出不少新結論，發人深省。

——袁偉時

周言讀書勤奮，頗有才氣。尚在求學期間，就能寫出這樣的書稿，顯然相當出眾。

——李 劼

這是一位年輕人對近代中國歷史的看法，或有偏激之處，然惟其如此，才有其他歷史作品所少有的洞察力。

——雷 頤

青年眼中的時代風雲，熟悉的中國近現代歷史，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解和判斷。

——謝 泳

周言是我所認識的一名最為年輕的歷史研究者。他透過稍顯稚嫩的筆觸，貢獻給讀者的是很有穿透力的新思維、新觀點，以及由此而來的閱讀美感。

——張耀杰

少年周言的文章，不僅顯示出了在文史方面的才華，與大多數他的同齡人相比，他對這個時代的認識也十分可貴，可以說，他的思考和寫作已擁有一個很好的起點。

——傅國涌

士林的沒落 ——革命時代的知識人

作 者 / 周 言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鄭伊庭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陳佩蓉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06月BOD一版

定價：34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K820.5
2012/

港台書

士林的沒落

——革命時代的知識人

周言 著



自序

民國十一年，沈曾植先生在京師溘然長逝。王國維先生曾在〈七十壽序〉中如此感慨沈曾植先生之學問：「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錄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然而將近一個世紀過去，王國維筆下這位繼往開來的學人，淹沒在浩瀚的歷史中，不復蹤跡。葛兆光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援引沈曾植先生生前寫下的自壽詩，感慨歷史本身驚人的遺忘：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其間的悲涼，自不必言。

身為清末重臣，又是學界風雲人物，沈曾植的遺老色彩，在民國之前就已奠定，而其參與張勳復辟，乃是他一生最為人詬病之處。同樣的案例也不乏其人，諸如一向與其交往甚深的羅振玉，後來因為在抗戰中以身事敵，終致身敗名裂。而今人們提到羅振玉，也僅僅是在研究王國維時對其略作評述，其文章、其思想，已經不大有人去關注。這樣的悲劇，也只是革命時代諸多歷史悲劇中不甚引人注目的一環。

這樣的悲劇舉不勝舉。文字學大家，以《周易古史觀》開周易研究一代風氣的胡樸安先生，如今也極少有人提及。其績溪同鄉、與其交往數年的胡適先生，在近現代思想史上光芒萬丈，相較之下，胡樸安先生的名聲，極為黯淡。胡樸安先生於一九四七年去世，死在抗戰勝利之後內戰之前的淒風苦雨之中，在此之前的抗戰

中，對其有知遇之恩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死在了那座孤島上，一代社會精英，在民族國家的巨大災難面前，帶著一腔的熱血與不甘，匆匆離世。

與此相隔二十餘年，一代詞學大師龍榆生先生在上海的家中離世。龍先生曾任汪偽政府治下的立法要員，又曾任偽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與周作人先生私交極為密切。一九四五年之後，還與周作人先生一起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囚禁。這種在歷史變局中有著無數苦衷的文人學者，被後世之人唾棄為漢奸，而其學術遺產，卻極少有人問津，《龍榆生先生年譜》直到二十一世紀才姍姍來遲，得以出版，除此而外，再無其他的研究著作。龍榆生先生故去於一九六〇年，斯時的政治喧囂接連不斷。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龍先生都難逃劫數，文革之後龍先生被平反，此時距離他去世，也已經過了二十餘年。

革命時代中的人物，便存在這樣或那樣一脈相承的悲劇感。而人物的隻言片語，呈現出歷史本身驚人的殘酷。一九一七年王國維致信羅振玉，言及其對於二月革命的洞見：「俄國革命事起，協商諸國內情可見。此事於東方內政外交影響甚大，以後各國國體政體均視同盟與協商之勝敗為轉移耳。」十月革命緊隨而至，王國維憂心忡忡，致信柯邵忞先生放言：「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七年之後，王國維在上書溥儀的〈論政學疏〉中，援引當年對柯邵忞的感慨，憤然痛陳：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思想中歷史本身的過程昭然若揭，得一斑以窺全豹。

一九四七年的胡樸安，已接近彌留之際。這位在訓詁、校勘、民俗等諸多領域都卓有建樹的學人，通常被人們認定為對社會政治歷史之演變茫茫然不知所以然的腐儒。然而近年來讀胡樸安先生遺

著，瞭解其生平，我才恍然於此公晚年竟然如陳寅恪先生那樣滿腹心曲，難以為外人道。胡樸安一生七十年生涯，從一個傳統讀書人到一個報人，直至短期從政，最終以教育為職。而他早年參與同盟會，入南社而為中流砥柱，最終選擇金盆洗手，以著書立說了卻餘生，充分體現了其對於革命難以為繼的思慮。

一九六〇年，已經走入生命晚冬的龍榆生，忽然想到要給遠在北京的老友周作人寫信。《龍榆生先生年譜》中記述：「年初，致信周作人，與知堂老人談及今年來生活之境遇，兼及思想改造之成績，二人皆以暗語示對方，頗有諷世之用意。」時隔五年，龍榆生便在文革的風暴中，猝然離世。據其生前日記所載，龍榆生先生對於紅衛兵抄家，表現一反常態，言語中之反諷躍然紙上：「紅衛兵抄家掠書，大為快事。」在日記中寫完這句話三天之後，龍榆生躺在病床上，突發心肌梗塞，與世長辭。而他在北京的故友周作人，在沒完沒了的批鬥中，在自家的小屋中，靜靜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

人物與歷史，就在這樣的順延中完成傳承。我寫下這些文字，意在反省中國百年以來悲劇種種之根源。人物在歷史中的浮沉，歷史在人物中的書寫，都是我對於歷史，尤其是這一段讓我痛感加身的中國晚近歷史，始終懷有崇敬之心和悲憫之心的由來。

目 次

● 自序 003

上編 革命的時代

第一輯：革命時代之前

王國維一九一七 013

《吳宓日記》中的陳寅恪 041

魯迅的最後十年 055

一九四二：陳獨秀魂歸五四 067

苦雨齋中的知堂老人 077

胡適和他的時代 089

世間已無蔡元培 101

第二輯：革命不是原罪

郭沫若：革命的背後 113

茅盾：從啓蒙到革命 123

革命時代的告密者 133

馮友蘭晚節考 145

視野之外的大師 159

講真話的界限 169

1951～1957——《文史哲》史料鉤沈 179

下編 革命的歷史

第一輯：革命的陰影

百年學運的背後 197

彷徨大學路 207

抵抗遺忘 219

避席畏聞文字獄 227

第二輯：革命的餘孽

反叛的年代已經過去 239

自由主義的歧途 249

秋風秋雨愁煞人 255

九十年代的喧嘩 263

● 後記 273

上編

革命的時代

第一輯

革命時代之前

王國維一九一七

在晚近歷史由晚清走向民國的年代裏，從來沒有一個學人像王國維那樣擁有那麼深厚的學養，也從來沒有一個學人達到王國維那樣高遠的境界，同時也沒有一個學人擁有王國維那樣悲慘的人生歷程。作為名動天下的一代英才，王國維之歷史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其留下了諸如《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紅樓夢評論》那樣燭照後世的著述，更為重要的，則是其在歷史文化之中的靈魂意義。透過歷史的風塵人們可以驚訝地發現，在那樣的轉折年代裏，最富歷史洞察力的，原來是這個一輩子拖著辮子的王國維。人們更加沒有想到的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悲劇走向，居然在二十世紀初就被王國維所預言。更令人匪夷所思之處在於，這個王國維居然出生於十九世紀，並且終身恪守舊式道德倫理，與所謂的新時代格格不入，甚至一度被視作清室遺老。

（一）

王國維一九二七年的自沉，當時議論紛紛。時隔將近一個世紀，重新審視當年王國維的自沉，人們依然有著難以逾越的疏離和陌生。且不論有關於王國維自沉原因解釋的各執一詞，即便是身處那樣的歷史年代，人們也無法準確地道出王國維之死的真切含義。更何況在王國維自沉的悲劇之後，尚有二十世紀中國災難性的歷史進程。人們可以認為，王國維之死乃是二十世紀中國諸多悲劇中的一個案例，但是由此認定王國維之死乃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悲劇的

預演，則使人有些犯難。這種令人犯難的真切原因，乃是王國維終其一生，都是以學人的文化形象而非政治形象現諸世人，因此其自沉之意味，也為大多數人鎖定為文化領域。即便是有人偶爾論及導致王國維自沉的政治原因，也只是語焉不詳地談到當時的政治形勢之於王國維的震動，並未深入探究其對王國維之死的意義。種種的一切都使得王國維之死以及圍繞王國維自沉的爭議撲朔迷離，後世學人一旦涉足王國維自沉這潭深水，就如同走進了中國歷史的迷宮，非有清晰的指引，很難從中走出。

迄今為止有關王國維自沉的評述，最能得其精要者，首推陳寅恪。陳寅恪不僅撰寫了〈王觀堂先生挽詞〉這樣的長篇悼亡詩，更以簡明扼要的〈海寧王觀堂先生紀念碑文〉闡明了王國維之死的文化意味。按照常理而言，平日裏處事為人都極為低調的陳寅恪面對王國維之死，即便是心中有極為強烈的震撼，也不至於悲慟至此。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王國維之死使陳寅恪產生了感同身受的共鳴。早年的陳寅恪博覽群書、滿腹經綸，其學問一如壩上之水，幾乎到了人之一生的臨界狀態，只是疏於表達。王國維之自沉於昆明湖，喚起陳寅恪極強的文化悲劇意識，沉默寡言的他一反常態，在王國維之死的問題上滔滔不絕：

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

陳寅恪意在闡明時代之交的文化淪落現實之於王國維之死的直接影響，卻在無意之間，為數十年後自己的悲劇埋下了伏筆。陳寅